困學紀聞 二

書

862
15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862-15

困學紀聞卷之二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皇羲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冊書武王所以端綏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徼僥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詰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入而政莫高於博利入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

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敬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朝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當於里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里未當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不以耳而以心取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兢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一人莫躓於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二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繹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繹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繹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繹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宜和六年詔洪範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從舊也）

吳才老書禆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闕月日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景遷云舜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曶（鄭康成曰笏也）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盖本於此）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且冬至之歲）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爲梁鶴）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諶王莽傳

一本無逸以下繫于前條之下

案書嵒作嵒

作天應棐諶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

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折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悊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公章句即歐陽尚書）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輙切）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賈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叙事當以書爲法堯典以日中宵中爲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爲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賓軍嘉於皐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譌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爲昧古文尚書及史記作禹鍚令按史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裴松之謂翻言爲然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鍚令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昨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云（辻齋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鯀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亦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歸

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可以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歸非謂堯誅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非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非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

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年登庸二十年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年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爲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無虞絜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朋已兆漢宣帝湔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儆戒無虞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祗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

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
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
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
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
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以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
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
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

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黺黼黻黻艾軒曰黺黼黼黻
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圜物也意其爲璪
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
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圜形
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黺黼黼黻皆從黹同謂之
希冕陸德明希與黹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蹌蹌馬融以爲筍虛七經小傳用其說書裨傳
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箾磬今文作簫左氏曰韶箾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

之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盖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皐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皐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皐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敳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爲昔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爲百草奮興秭鴂先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呂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棱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不直爲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際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嶓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書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爲任注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

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爲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酈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酈說本此

朔南暨爲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

案天問斃字作斡

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竪云何而逢擊厥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艱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滅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爲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莘誓之勤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之自稱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常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之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常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鉄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府觀城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常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常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偪從先王居故作帝偪

先王居作帝偪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案索隱作偪之下從字上有上云之二字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徵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勸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爲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氷其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縕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爲正者尚矣

愛華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諸家書禪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書序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謂祖乙遷于邢蓋從史記以書序攷之孔氏以圮于耿爲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

已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二十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此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肆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爲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畢應言皆古文所

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爲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爲

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裨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
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王畿蠻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追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徵旄丘之
詩作辰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
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
其可忽哉
秦誓言古文作大誓言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

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
或說謂新經以泰爲不吉泰之無邪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焉非經意也
大誓言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言雖有管蔡爲周親
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親雖多不如
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
亂十人劉原父謂予無臣毋之理婦人蓋邑姜也
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與夷齊

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
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
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
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
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
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訢惡

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
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
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
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
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
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
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冷遠矣史記燕王遣樂閒
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譬其變樂記
繹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
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

按書序闢作開

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異字費誓序東郊不闢按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圛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涇曰圛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爲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

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盖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尸子云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也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盖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

甚殆公旦自揃爪以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爲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内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林氏從鄭說呂氏從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爲三監孫毓云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十人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也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爲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與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楊子未之見歟孫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

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與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前公以遺保辟絶句朱文公以爲夏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前公謂周公得下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矣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

隱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惡湎酒者而可遽終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

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

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

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勛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緊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舅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道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玫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怠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

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同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爲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著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爲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案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

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
太甲爲祖甲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
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也自作元命我與天一也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嚚天之監臨常在
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
知人緩於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
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
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
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靜王之對知漢之
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
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
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馬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攷傳有
九疇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九伯祭公謀父
皆周公之裔世有人馬家學之傳遠矣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

南洛陽相去則猶鄭以目驗知也儀禮疏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
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
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
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闇惽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
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
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
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群臣同聲故曰庶言同
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明而後封建
定枅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
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
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
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
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
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

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祔廟欽宗服除奉祔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是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無禮乃一時眷問未為定說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耻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南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取放心閑之維難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

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碏以義厲一國而甯蘧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爲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命包

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曰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粊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

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据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没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爲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貟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貟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顔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貟然（古文作員）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皐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也）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惠伯之言黄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

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遷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脉未嘗絶也

顔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冲釋疑王粲曰壯獨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成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十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詩賦論議垂二十篇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久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二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煩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鼜疏簡傳畧武王伐紂事二禮疏引書傳說皆書大傳之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驗李

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

土氣爲風水氣爲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爲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爲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有庳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拜讜言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強通者也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即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泰之極則驕驕其首不于其末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辭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又奚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險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亂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爲一科故曰無求備於一人

疆怒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忍言事之容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農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
王不得而居雖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
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
廢其猷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章而
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爲中典甫刑爲重典
非也
舜皐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爲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盡
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
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
黑角篦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後況以後示後
乎
因仙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
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
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礉少恩曰威
克厥愛遠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不之奪
漢託之舜禹行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令不古也

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賽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入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績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

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讌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大翰若翬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橛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本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北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

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氷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呂成公策問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閎夭以尊顯閎夭謚當攷）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

九星即九紀也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峚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日處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峚行陰陽峚未詳許行爲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

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

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遜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爲唐德宗之疆明臣而遜言則爲梁丘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

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嶽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産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爻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猶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

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爾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嶷之
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盖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轢此春秋時嘗
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煮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嗜欲不用
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
事事亦非也
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攷之
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皐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皐陶執法于下而
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
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眚同則蘇氏之言亦有
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
事天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
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荘武殘而龍劍
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
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玩物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而
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辯之敏而好學
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
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
荅爲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二典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耶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
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
之徒也没山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
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
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
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
南豐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二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
偏無陂至歸其有極祭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
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
伊訓以二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
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
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學宮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爲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爲柳谷西曰柳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內諸侯爲伯爲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爲伯爲齊晉之覇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乎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馬而敗脩以異

賊乎天者也安馬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

10681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爲紂紛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呂成公已有此說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氷經注以爲呂梁狐岐

困學紀聞卷之二終

862
1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困學紀聞20巻』　請求記号 862-15

ガラス使用